

花開的節奏



人與事
楊不秋

我在上海工作的地方，在一個遠離市區的大園區。第一次走進來，就能感受到這裏的綠化是花了心思的。還有一條人工河，時寬時窄，貫穿了整個園區，把大大小小的幾個池塘連綴起來。

每天午休時間，我都和同事们去園子裏散步。比現在城中流行的Citywalk，遠在郊區的我們也算是Gardenwalk。園子裏種着各式各樣的花。我三月初剛來的時候，看到蠟梅和杜鵑正開。當蠟梅和杜鵑都落得有些凋零之姿，白玉蘭差不多就要甦醒了。看到第一批的白玉蘭花瓣，羞答答地從毛茸茸的錐形花苞裏奮力探身出來的時候，我們都還穿着厚實的冬裝。幾乎就是前後腳的功夫，玉蘭家族的其他成員，迎春玉蘭和紫玉蘭，也都陸續登場亮相了。

這幾日，上海的天氣極好，彷彿是準備好了要衝刺跑進春天的節奏。園子裏更多的花都進入了盛開期。那幾棵熱烈開放的海棠花，大紅的花瓣嫩黃的花蕊，湊近才能發現它們已經成功吸引了一群小蜜蜂在花叢間飛來飛去，一會兒沾沾那朵，再來踩踩這朵，真是片刻不得閒。走到池塘邊，被一陣清冽又濃郁的香



▲白玉蘭潔白優雅。

氣吸引，看到了一團團白色的花簇，頂着嫩黃的花尖，湊近再聞一下，就是這樣一種既像茉莉花又像梔子花的香氣。打開手機掃一掃，立刻有了答案：結香。其花枝質地強韌，是製作日本傳統和紙的原料。在結香邊上，有兩棵已經長高的杏樹，也都正當花開。仰起頭來，看那開滿兩樹枝丫的杏花，淡淡的粉白，好像會發光的星星，映襯着沒有一絲雲彩的藍天，宛若就地重現了畫家梵高為了慶祝侄兒的誕生而作的那幅《盛開的杏花》，靜謐，生機，柔美。

在走回辦公室的路上，又看到了最初開花的那幾棵玉蘭，很多花瓣已經被春風吹落，枝頭尚存的一些花蕾，有些也顯露顏色，全然沒有了初開時的光彩和風華。悄無聲息的植物，它們跟隨着大自然的節氣變化，也有各自成長的節奏；它們恰如其分地調整着花開花落的步調，一季又一季地生長、輪轉、演進。

我想，我們每個人的生活，也像是這樣的花園。許多事，比如，完成的工作、制定的目標、學習的知識、發展的興趣、呵護的感情、培養的品格，等等，都是我們在這個花園裏播種的植物，品目繁多，也都有各自的生長周期和節奏。我們只要盡心做好栽培養護，其他就都留給蘊藏無限生命力的植物本身。陽光會有，風雨也會有，植物也會各自把握它們生長發育的周期和節奏。

花開時花團錦簇，生機在綻放；花落時綠葉蔥蘢，生機在孕育。願我們都能學會跟隨自然的節奏，安靜地欣賞自己花園裏的一直都在變化中的景致。

消逝的加拿大光環



客居人語
姚船

加拿大這個名字，曾引起多少人的關注和膜拜，許多家庭懷着嚮往更好生活的樸實願望，移居加拿大。

年復一年的耕耘努力，有的人如願安居樂業，享受着異國情調的山山水水；但有的人卻仍在苦苦掙扎，經受着異域他鄉的風風雨雨。而隨着時間的推移，這些年來，後者的比例越來越高。

最近，聯邦統計局公布：中國和印度這兩個最大移民來源國，申請人數急劇下降。自去年十二月為例，中國申請人數下降百分之八十一，印度則下降百分之六十二，合共只有一萬多份申請。

而且，有關部門長期追蹤調查也指出，有超過百分之五的移民在抵埗五年內離開了加拿大，轉到其他國家，尤其是年輕移民。二〇二二年的一項調查發現，十八歲至三十四歲的年輕移民中，有三成表示可能在兩年內「出走」。

來的人減少，定居後離開的人增多，其原因不言而喻，無疑是對新生活感到失望。移民，本是一項艱難的抉擇。同一城市，搬家都是十分繁瑣和疲累的事，何況要連根拔起，去到一個完全陌生的國度，從零開始重建家園。理想的破滅，令人反思，有的人咬緊牙關繼續奮鬥，有的則「三十六計，走為上策」，去尋覓也許更適宜的地方。

內地很多人聽說「加拿大」這個國家，也許是上世紀六十年代中期，毛澤東的《紀念白求恩》引起的。文中提到白求恩是加拿大醫生，不遠萬里來到中國，為了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，獻出了自己的寶貴生命。該文章

被廣大民眾學習背誦，人們崇敬白求恩的高尚品德和國際主義精神，也知道有個加拿大。

自一九七〇年中加建交，兩國友好往來，相互貿易增加，但一般人對加拿大仍知之甚少。一九八〇年我移居加拿大時，有的朋友還問我，加拿大在哪裏？直至改革開放，上世紀九十年代，從中國來加拿大讀書或移民人數不斷增多，尤其是進入本世紀，華人移民和留學生居各國來加人數的首位。加拿大的光環一時間大放異彩。風光秀麗、民風淳樸，入職容易，加上社會福利較好，成了不少人追求新生活的夢想之地。

然而，近十年來，形勢逆轉，加拿大不再受新移民青睞。其中固然有政治因素，但關鍵無疑是經濟。所謂幸福生活，基調離不開衣食住行。倘若搵工難，找不到適合自己專長的工作，收入拮据，只能湊合過日子；如果樓價高昂，中等收入要吃不喝攢積十幾二十年才能買屋，居無自己的小天地，而租金也居高不下，佔去工資近一半；要是無法找到家庭醫生，不管大病小病都要去急診室候候十個鐘頭……如此狀況，壓力山大，快樂從何而來？哪是心目中理想之地？

這些年，我認識的朋友中，相對而言，移居已二三十年的，多數比較安定。而許多新移民雖抵埗幾年了，仍心有戚戚矣。問其感受，搖頭淡笑；或是咧着嘴強吐出一個字：「捱！」除了工作、住房、醫療等問題外，教育、治安、種族歧視等等，也令人憂心忡忡。昨日那個令人羨慕，光芒四射的加拿大，似乎離開人們的視野越來越遠，彩色的光環也日益暗淡。

加拿大的自然景色依然美麗，春草翠綠，夏花燦爛，秋葉紅艷，冬雪浪漫，只是，如今看風景的人，心情已大不相同。

大醬帖



復興小札
肖復興

在北京吃的黃醬，到了東北，被稱為大醬。一字之差，變色為狀，究竟為何？

當年到北大荒插隊，第一次聽老鄉說起大醬，便想起北京的黃醬。北京的黃醬，最出名是六必居和天章涌裏賣的。兩家都是老醬菜園，和六必居不同，天章涌賣的是老黃醬。這種老黃醬，從春二月到夏入伏要經過半年的多種工序，古法地道，京城獨一份。而且，價錢比較，天章涌比六必居便宜。天章涌掌櫃的有句名言：「一分利常在，十分利垮台。」小時候，家離天章涌很近，買黃醬，肯定去那裏。

北京人，講究吃炸醬麵，黃醬是離不了的。到了北大荒一看，比北京還厲害，大醬更是須臾難離。

東北大醬，和北京的黃醬，不盡相同。同樣都是用黃豆發酵釀製，味道和樣子不完全一樣。從表面看，東北大醬的顏色深紅，黏稠，有時凍成磚頭一樣硬；北京的黃醬顏色沒那麼深，偏黃，也沒有那麼稠，更不會凝固成形，除非你買乾黃醬。

北大荒盛產大豆，做醬得天獨厚，質

量極佳。做醬是技術活，都是有經驗的老農參加。在我們生產隊，不做大醬，農場場部有個加工隊，專門負責造酒、做大醬，煉豆油這樣專門的活兒，服務於各生產隊。所以，在北大荒，我吃過大醬，卻沒見過大醬是怎麼做出來的；雖然去過加工隊，從來沒有留心甚至在意。

到農家做客，打牙祭，常會吃到大醬，一般是醬燜扁豆，醬燜茄子，過年的時候，會做醬燜排骨；松花江開江時，做醬燜燒鰱魚。當地老鄉特別愛做這樣醬燜之類的菜，味重，覺得才香。在知青食堂裏，很少吃到這樣醬燜的菜。想想，大概食堂裏做飯的基本都是知青，口味不同，不理會老鄉對大醬的感情。

在老鄉家裏，都有一個醬缸，平常的日子，裏面也會醃一個大白菜頭，或者蘿蔔，做成鹹菜疙瘩，青黃不接的時候，它們就派上了用場。夏秋兩季，自家的菜園裏有青菜，他們會用黃瓜、大葱、蘿蔔蘸大醬吃。這是因為當地老鄉很多來自山東，還保留着山東的飲食習慣。

我沒覺得那大醬醃的鹹菜好吃，遠比不上北京的芥菜疙瘩，倒是覺得醬燜扁豆，醬燜茄子好吃，醬香味很足，很開胃，下飯。在北京燉扁豆和茄子，很少用大醬。在飯館裏吃京醬肉絲，醬味也不會

那麼衝，而且會加一些糖，和醬的鹹味中和，或索性用甜麵醬。兩廂一比，就看出大醬和北京黃醬的不同，也看出北大荒人的粗獷了。北大荒的大醬，是赤裸着被太陽曬得胸膛黝黑的漢子；北京的黃醬，是繫着圍裙臉龐被爐火映得通紅的大嬸媽媽。不過，我一直很奇怪的是，北大荒當地老鄉，很少用大醬過油炸後做炸醬麵。知青食堂裏，我幾乎也從來沒吃過炸醬麵。如果多了炸醬，大醬的長處，就有了更大更新的發揮了。

我讀書少，見過寫東北酸菜、血腸、亂燉的文章，沒有見過作家有專門寫東北大醬，唯一見到的是哈爾濱的作家阿成。他說大醬是東北的獨一無二：「對於一個東北人來說，你可以沒兒沒女，沒有單位，沒有職稱，沒親沒朋，以至沒有老婆，甚至是身無分文，乃至沒有自尊，但絕不能沒有大醬！……儘管大醬在東北的餐桌上是那麼的不顯山不露水，但它的作用卻與電燈十分相似，有它的時候，誰也不會拿它當回事，沒它，則是一片漆黑。」

這實在是情到濃處的知心之味，知味之言。讀後，才體味到東北大醬的「大」字的名堂，對自己當年對東北大醬的輕視忽視，很有些慚愧。

在繁花中看海派建築



流動空間
方元

電視劇《繁花》使「海派文化」成為一個熱門話題。小說的作者金宇澄說：「每當你進入一座城市，你最先看到的是這裏的建築、環境和設計，它們是一座城市的精神標識。」那麼，當你「進入」電視劇的時候，最先看到的是哪座建築？

在《繁花》的第一集，鏡頭是從一座金字塔形屋頂開始的——這座建築叫作「和平飯店」。在劇中，爺叔教導阿寶：和平飯店是上海人做生意的「噱頭」。而在導演王家衛的眼中，它不僅是噱頭，還是上海的城市標識。

在中國建築界過去有「京派建築」和「海派建築」之說。和平飯店即是海派建築的一個典型代表作。它的原名叫作「華懋飯店」，坐落在外灘（今中山东一路）。如果上海是一個大商場，那麼外灘就是它的大櫥窗。因此，外灘是商家必爭之地。華懋飯店於一九二九年建成，是當時亞洲的最高建築。雖然五年之後上海國際飯店超越了它，但由於國際飯店不在外灘，因此華懋飯店仍是上海「櫥窗」裏最高、最顯眼的大樓。

「華懋」是酒店的名字，而酒店所在的大樓原名叫作「沙遜大廈」。在二三十年代的上海，維克多·沙遜（Victor Sassoon）的名字無人不知。當時的紐約《財富》（Fortune）雜誌稱他是「上海頭號的房地產商人」。他的祖父是印度孟買猶太富商，因支持英國對印度的殖民統治而獲得英國籍，並隨着英國貿易的鴉片船，把家族生意擴展到上海。

維克多·沙遜於一九二四年成為沙遜公司的繼承人。他認為亞洲的經濟形勢是「東升西降」，於是將公司總部由印度之西的孟買遷到中國之東的上海，並把大量資金投入到上海的房地產市場。在十年的時間內，他便在上海建立起一個擁有一千八百多座樓宇的地產王國。沙遜大廈即是這個王國的「旗艦」，沙遜居住的套房就設在這座大樓的頂層。



和平飯店是海派建築的典型代表作。

作者攝

在上世紀二十年代以前，上海的歐式建築大多是新古典主義風格。由於這種風格源自巴黎，因而上海曾被人稱作「東方的巴黎」。然而，華懋飯店的建築師並沒有重複這種古典風格，而採用了一種新的建築風格——藝術裝飾風格。

這種新的風格盛行於上世紀二三十年代。它得名於一九二五年舉辦的「巴黎國際藝術裝飾和現代工業博覽會」。正如博覽會的名稱所示，藝術裝飾風格表現的是現代工業時代的美學。它不再迷戀繁瑣的古典柱式或華麗的巴洛克曲線，而是強調簡潔的幾何體和流線型的直線。

儘管那時的上海被人稱作「東方的巴黎」，但在沙遜的眼中，上海是「東方的威尼斯」。這便是華懋飯店那個金字塔形屋頂的寓意。它的設計概念源於威尼斯聖馬可鐘樓的方錐形屋頂。

金宇澄說，如果他是建築師，就要設計一種「只有上海才有」、「能代表一個年代」的建築。這也正是沙遜和他的建築師威爾遜（George Wilson）當年的想法。不同的是，金宇澄想建的是弄堂，而沙遜和威爾遜建的是摩天樓。

華懋飯店是上海的第一座摩天樓。它的主樓有十層，加上三層塔樓，總共有十三層。今日當我們說到摩天樓時，通常指那些三十層、四十層、八十層的建築。但在上世紀二十年代，十層以上的樓房就可以稱為摩天樓了。

不要小看它只有十三層，這在當年

是一個很大的創新和突破。要建高層建築，首先要有堅固的地基。由於外灘的地基是軟土層，承載力較弱，因此用傳統的建築技術只能建三層的房子。為了解決地基問題，建築師向美國建築技術取經：將大量的木樁夯入地下，穿過軟土層，到達堅硬的地層，然後在木樁上面澆築水泥筏板，從而為大樓提供穩固的基礎。建築師還採用了一種新型的建材——加氣混凝土砌塊，用以減輕大樓的重量。所以，華懋飯店在建築設計、工程技術和材料方面都有創新。

上海向來是以新面貌示人，但電視劇《繁花》卻罩着一層懷舊的色調。王家衛似乎特意要讓觀眾透過他那副茶色眼鏡去看上海。雖然他在五歲的時候就離開了上海，但上海從未離開過他。那座金字塔屋頂大樓像一座睡公主城堡，保存着他的記憶。在六十年後，已是爺叔的王家衛通過「夢工廠」回到上海，要在這座城堡中喚醒沉睡的市場經濟。

不過，假如我是電視劇的導演，我不會選和平飯店（華懋飯店）作為城市的標識，因為它代表的是三十年代的上海，而《繁花》的故事發生在九十年代。所以，我會選九十年代的建築，例如四十四層的新錦江大酒店（一九九〇年建成）或者八十八層的金茂大廈（一九九八年建成）。這些新海派建築是九十年代改革開放的成果。作為上海的城市地標，它們體現了那個時代的精神和高度。

「三月花 一世念」



市井萬象

上海市歷史博物館正在舉行「三月花 一世念——清代江南女性的生活與藝術展」。這次展覽通過女性題材和女性作者的書法繪畫作品、首飾、服飾、紅妝以及用於闡陳設等百餘件（組）文物，展現清代江南女性獨有的風采。

中新社